

# 怀念一株牡丹

■李秋河

今年3月底,春分过半,万物勃发,正是栽花种草的时候,我把老家一株长了六七年的白牡丹移到了城里,栽在了门前桂花树旁边。

刚栽好,一位懂花的朋友就告诉我,“春分栽牡丹,到老不开花”。说世间大多数植物都是春天栽种,牡丹却不是,牡丹的四季生长特点是“春季分枝夏打盹,秋季发根冬休眠”。它春天不生根,只是生长枝叶。这个时候栽牡丹,根部不能恢复,枝叶迅速生长,很容易造成营养供需失调。尤其从春分到牡丹开花,仅仅20多天,时间很短。这时,它会舍花保命,会出现几年不开花的情况。

朋友的话让我悔恨不迭,暗暗为这株跟了我多年的牡丹担心,但我也存了一些侥幸。因为移栽的时候,我特意带了大大的土台,用一个大的塑料布兜着,一路上都小心翼翼,不敢把车开得太快,生怕把土台颠散。好多土都是原土,根也没有受到多大伤害,只是搬了搬家,从移到栽不过40分钟,这种情况下,不至于“到老不开花”吧?

果然,这株牡丹很争气。移过来之后,很快适应了环境,连秧都没塌,甚至一个花蕾都没掉,依旧枝繁叶茂,和

移栽之前没有什么两样,而且花蕾还在日渐膨大。我暗自庆幸,同时也对朋友的话产生了怀疑。

牡丹花不愧叫“谷雨花”。谷雨开始,牡丹花像是为了赴一场约会,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,一朵挨一朵,争先恐后,竞相绽放。它们每朵花都可着劲儿开,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,开得毫无保留,轰轰烈烈。细看朵朵白花,素净淡雅,晶莹剔透,如雪似玉,不染一点尘。这种白,白得让人心喜,让人心净,让人怜爱。我惊诧于它的雅致和壮观,常常在它面前一站就是半天。这些花又好像非常善解人意,白天开,晚上合,好似在竭力展示着自己最美的一面。

然而,花期一过,我的心便倏地沉了下来——这些开过花的枝条,竟然没有长出一片新叶!并且自从移栽过来一直没有打蔫的它开始打蔫了。任凭我怎么浇水、遮荫,怎么精心管理,千呼万唤,好似丝毫没有回转的意思。

至此,我才真正意识到了我的错误。凡事皆有定期,万物皆有其时,我真得不该春天移栽这株牡丹。可是我又有些纳闷,朋友不是说它舍花保命、到老不开花吗?怎么会颠倒过来、舍命保花了呢?

# 那时花开

天天徘徊在这株日渐枯萎的牡丹面前,我的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惆怅和遗憾。惆怅和遗憾之余,回望遍地落花,又对它充满了无比的崇敬。

对牡丹,我始终有着一份尊重,这种尊重来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部电影《红牡丹》和那首《牡丹之歌》,尤其歌中那句“有人说你富贵,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”。从那时起,我就认为牡丹是百花园中的奇花,顽强倔强,富贵不淫,贫贱不移,威武不屈,冷艳高贵,卓尔不群。如今,我又目睹了它昂然含笑、从容赴死的过程,这种感觉愈发强烈。

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候,被迫离开故土,搬到一个新地方。或许从那时起,它就知道自己的伤口再也不能愈合,但是它没有流露出一点点情绪不振、病恹恹的样子,没有抱怨,没有不满,有的只是隐忍坚持。没有人知道它在忍受着多么大的痛苦,它也不让人知道。在没有了养分供应,明知这是一条不归路的情况下,它一方面默默地舔舐着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,一方面倾尽全力完成最后一次绽放,给世间留下最后的美好。

# 乡村记事

## 拾麦子

■吕游

“麦子割完了,你跟着你几个姐去拾麦子吧。”母亲说完,就去外屋的土坯灶前,掀开玉米杆儿锅盖,从大铁锅两边贴着的一圈高粱米饼子中,用铁铲铲下两个,锅底炖的咸菜,盛上一碗,就是午饭了。

我和姐姐们起身,带着镰刀,去地里割麦子的时候,月亮还在半空悬着。天刚擦亮,三点左右的样子,被母亲硬生生轰起来,迷迷糊糊起身。在外屋屋角水缸里舀一大勺水,灌进玻璃瓶,戴上草帽,跟在姐姐们身后,走出院子,顺着街巷出村……

街头早已热闹了,推车的、赶车的,骑着“大铁驴”的,更多是像我们这样拿着镰刀走着的人。这么早动身,都朝着一个方向:麦地。

镰刀割麦子,镰刀磨得快,割麦子的速度就快,割得就干净。反之,很多麦子就落在地里。原本旱碱地麦子长势就不好,这样一来,收成就更差了。自家麦地,割麦子的时候,麦子打成捆,放在车上后,就捡拾一遍。下午,重新返回到麦地,还要捡一遍,好像这样,麦地里真的就会捡出个粮回来。

刚刚下午,太阳毒。阳光照在身上,针一样往肉里扎。整个原野,金黄一片,地上滚烫滚烫的,仿佛下了火。站在麦地里,像站在火炉里烤。风不来,就摘下草帽,冲着身子来回扇。几个姐姐站在地头,彼此拉开距离往地里走,低着头脑袋四下寻觅,看有没有麦子。我年龄小,跟在姐姐们屁股后面凑热闹。

放眼望去,低矮的麦茬一行行的,反着太阳,刺眼睛。麦垅间夹杂着干黄的麦蒿。壕沟上有枝杈蓬散着的荆条,鲜嫩的牛皮墩、节节草、长蔓草、黄菜、蓬蒿、蒺藜、苜蓿菜……将壕沟盖住,像一条绿色的飘带。姐姐们自顾低头捡麦子,我也无心看这燥热下的田野风光,走了一小会儿,就汗流浹背了,自顾转身往回走,找了路边的一棵树,拿起瓶子喝水。然后,躺在树荫下的空地上,昏昏沉沉睡了……

醒来的时候,姐姐们已经到了附近的地块儿捡麦子了。捡麦儿时,把腰弯得低低的,好像这样的虔诚,会惹得丢落的麦子惭愧地立起身,自投罗网。姐姐们走了一遍,却没有太多收获,每个人胳膊窝下只夹了一小抱麦子,一起回到地头,把捡到的麦子放在一起,捆成一个麦个儿放在小推车上。和我坐在树下休息、乘凉时,脸早已晒得通红。

不管捡拾多少,只要下地干活,母亲就高兴,捡拾来的一大捆麦子和收割来的麦子一起摊开,在院子里的太阳下暴晒。得到母亲的表扬,姐姐们就很开心,四姐还要表现一番:我在路上,看到牛车上掉下来的麦子,也捡来了。母亲就会夸上一句:还是四闺女有心。四姐更高兴。

大姐13岁在生产队下地干活时,被受惊的牛踩伤了身体,落下残疾,走路一瘸一拐的,偶尔也会和我们下地拾麦子。大姐多是右手捡麦子,然后夹在受伤的左胳膊下,多与少都无所谓,妈妈也不指着大姐干活。父亲去世之后,整个家就由母亲操持,土里刨食,日子紧巴巴的,麦收时节,多捡一棵麦穗,就为了家里多一口饭吃。

现在,麦收都靠联合收割机完成,镰刀上墙生锈了,拾麦子的活儿不去做了。耄耋之年的母亲坐在屋子里,多年不出门,责任田早已不认得了,但是还要念叨:你看你邻居大娘,两口子骑着三轮车,这个麦收又拾了好几车麦子呢!我就笑:要不我也去拾?母亲就笑着说:不拾啦,不拾啦!

# 童年的油灯

■董国宾

记忆的深巷中,一盏如豆的灯火锁住了我的心,这是童年的油灯。

山村的夜静止了一般,除了几声犬吠,没有什么让入夜的小山村动起来。错落简易的屋舍里,跳动最欢的,是一盏盏如黄豆般大小亮光的小油灯。小油灯抖动着小火苗,让各家各户看似静止的生活又鲜活起来。

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头,每当天色暗下来,母亲划一根火柴,再挑拨一下灯芯,小油灯发出昏黄的光,窄小的屋子便依稀可见了。油灯制作特简单,一个用过的墨水瓶,加上一根长度适中的灯芯,里面倒满煤油,一个简易的小油灯就做成了。

油灯下,母亲总会把枯燥的时光变得快乐而有趣。母亲对我说:“快去写作业,等完成了作业,娘给你做一个好玩的纸飞机。”母亲还会说:“上次作业得了98分,要再加把劲,得个满分,娘就去菜地把套种的那几个甜瓜挑个熟好的摘下来给你吃。”母亲的话让我饶有兴致地拿来书包,把小油灯移到小方桌上,趴在那里写作业。

姐姐大我几岁,要懂事一些,她也凑过来与我一块写作业,还会

瞅一眼母亲,煞有介事地说:“今天弟弟写得特工整,比我写得好看多了。”我和姐姐低头做功课,都不敢大声喘气,怕一不留神把小油灯给吹灭了,屋子就黑作一团。

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纳鞋底,缝衣服,她还在油灯下给我做麦芽糖吃。麦芽糖做起来尽管繁琐,但母亲仍是不厌其烦,像做一件快乐的事。母亲先将小麦浸泡,待发芽三四厘米长,母亲就把油灯移到跟前,借助微弱的灯光,把麦芽切碎,然后将糯米洗净倒进锅里焖熟,与切碎的麦芽搅拌均匀。等到发酵冒出汁液,再将汁液滤出,用大火煎熬成糊状,冷却后即成琥珀状糖块,麦芽糖便做好了。

说起来好像简单,真正操作起来要繁琐得多,母亲常常在油灯下忙到深夜。看着做好的麦芽糖,我忍不住流口水。母亲就切出一块,将其加热,再用木棒搅出,如拉面般将融化的糖块拉至银白色,鲜亮亮的。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,一点点含进嘴里,心里就像喝了蜜。母亲做的麦芽糖,越嚼越甘甜,好解馋。我感到,油灯下的童年甜蜜而快乐,充满了色彩和味道。

简朴时光里,童年的小油灯,曾给了夜幕中的小村庄和童年的我很多温暖和欢乐。

# 生活手记

## 花开诗旅

### 蓝天蓝

■姚凤霞

南川楼明灭闪烁的彩灯  
总能让我想起天上的街市  
百狮园的声音狮吼  
述说着南川古渡  
沧水拍岸的时光  
几只游艇,把大运河的清晨  
划出长长的尾纹

用青春与热情  
行走大运河的红马甲  
让草窠里的  
烟头、饮料瓶有了安身之处  
花花绿绿的宣传单  
把节水爱水护水的理念  
连同朝阳一样的笑  
植根在每个人的心田

杨柳拂堤,夏风温热  
横穿古城的大运河  
倒映着狮城靓丽的容颜  
一河碧波荡漾,满河蓝天蓝

# 生活手记

## 微写作

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 【夏天养花】

花朵是情感的寄托,在养花、种草的过程中,我们的心性,可以得到磨炼。我们的性格,可以变得平缓。养花须有耐心,花朵的生长、抽芽、开花、繁茂,都需要缓慢的时间,心急的人,正好可以通过养花陶冶性情。

——管淑平

### 【粥香】

夏日炎炎,心情烦躁,甚至连胃口也大打折扣。这个时候,如果能喝上一碗清凉透心的香粥,仿佛一下子就走进了浓荫蔽日的密林间,整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起来。早上起来,喝上一碗大米粥是老家人的习惯。清凉爽滑的米粥,配上一碟酸溜溜的腌菜,让人食欲大开。

——田秀明

### 【消暑】

村小,街不宽,街两边多的是合欢树。盛夏,合欢花开,“头顶千百小伞来,粉红心事向天语。”树下笼着一地阴凉,阴凉里,会有捧卷静读的姑娘,粉红的衣裙,粉嫩的脸庞,青春洋溢。风不来,花也会悠悠落下,落在姑娘发际。

——肖胜林